

今年过年的时候,想起2016年春天故去的孙思忠,想起每年大年初一与他一起给老师拜年的情景,不禁潸然泪下。

每年大年初一下午,待我在老家拜完年之后,都会开着车到邻村接着孙思忠,去给住在城里的两位高中老师拜年。两位老师及师母相继去世,去年的大年初一就没有老师可拜了。年前和思忠约好,不给老师拜年了,但我们同学还要相聚,看哪天合适找个酒馆喝个痛快。

去年的大年初三上午,我正去一家亲戚的路上,接思忠电话,我认为他定了聚会的时间。没想到思忠说有急事需要处理,当天要赶回德州,希望春天的时候到他那里玩。两年前思忠已经从大学教学与管理岗位退休,按说不该年没过完就往回赶。1979年夏天,我们一起从一所乡村高中考上大学,之后分别留在了自己读书的城市工作。思忠在大学当老师,既有寒假还有暑假,放假了他就回家住着,帮家人种地。我每年只有春节几天假期,过年成了我们见面的唯一机会。思忠长我五六岁,我们的活动一般由他召集。这次也是一样,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。

其实退休的思忠一直很忙。大前年春节的时候,思忠告诉我,他就要退休了,想到德州临近的郊县租赁10亩地,种植秋葵。他说秋葵易种易养,鲜可做菜,干可入药,具有很好的保健功效。前年春节的时候,思忠就带回了自家的秋葵产品,是保健茶饮。虽然包装有些粗糙,但看到思忠一脸的笑容,估计得

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呢?因为我完全是植物盲啊。为什么硬着头皮也要说呢?因为都春天了呀,而我还在海南。北方百花齐放的季节眼看就要错过了。看不到,写一写也是好的。

海南这边算是四季春夏吧,树木都是大叶子树为主,比如棕榈、椰子和槟榔树。也有一些像北方的榆树那样细碎的小叶子树。小叶子树在海南,不管是多么郁郁葱葱的一大片,都有伶俐的异乡人之感。

海南的花当然是四季盛开的,品种也多。常见的有一种叫鸡蛋花,整洁的几片花瓣,上面是白的,接近花心的地方就变成蛋黄的颜色。北方常见的夹竹桃,在这里变成了夹竹桃树,巨大的一棵,开满了桃红色的花朵。凤凰木开的花巴掌一样大,颜色像火炬一样,花瓣是特别简单的一层,质地厚到不像花瓣,像某种毛茸茸手感的布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花就很难让人珍惜,常常落得满地都是,随便踏着走,也不觉得可惜。

北方的花不是这样的。北方的花都有自己的花季,是次第开放的,特别短暂,特别脆弱,特别单薄,也好像就因此更美丽一点。野地里的花,开得最早的是腊梅,春节前后就开了。冬天野外在一片枯败里忽然看到一朵,会觉得突兀,不像真的。济南千佛山北坡有一片梅花林,每年花期总有很多人去拍照,不大的一片林子里,站着



【逝者背影】

思忠对土地的思恋

□许志杰

到了回报。在听到他的儿子也跟着一起种秋葵的时候,我提出不要让孩子掺和。儿子虽是大学毕业,因为腿有小疾,影响找工作,三十多岁了尚未成家,当务之急是让儿子成家立业。思忠也表示同意,应承春节后叫儿子回城应聘,有合适的对象就催着他成家。

近一个时期,我们虽然通过几次电话,都说得不深。思忠的秋葵种得如何,孩子情况如何,知之甚少。好在我们的老家是邻村,有些关于思忠的事还能传到我的耳朵。听说夏天他回老家的时候,有人给他提及续弦的事。思忠的夫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农学专家,后来作为培养对象,被提拔为市级的民主党派领导人。正当上级组织

部门考察拟擢升到省里的时候,她却被查出癌症到了晚期,不久病逝。那年,他们的儿子考大学。从此,思忠拉扯着孩子艰难生活,过得很苦。思忠退休前的行政级别是副处级,有副教授的职称,工资大概每月8000多元,找个老伴,加上儿子,日子也过得去。他没有急于求成,或许他是想等儿子先成家,再解决自己的事。

转眼春天到了,一直想给思忠打个电话。2016年3月18日,离春分还有两天的时间。上午11点收到一个短信,显示是孙思忠的手机发的,再仔细一看,却是“先考”……我有点蒙,以为是思忠的父亲去世,转而一想,他的父亲几年前已去世,他的母亲年近九十依然健在。

是不是思忠把“先考”“先妣”搞错了?又看,我惊呆了:“先考:孙思忠于今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因病逝世……孝子孙晓琛。”

傍晚,我从济南坐高铁赶到德州,列车只行驶了27分钟。直后悔这么近的路程,为什么不能多来看几趟思忠?凭着十几年前到过思忠家的记忆,我来到了思忠的面前,一张熟悉了近40年的老面孔却成为遗像。

但是,我没有落泪,因为旁边站着思忠的儿子孙晓琛。听晓琛说,秋菜市场已饱和,于是思忠弃种秋葵,改做香椿芽和萝卜的育苗。前一天上午刚刚完工的思忠,在租赁的地里,感到身体不适,认为感冒了。下午有些加重,就让晓琛送他回家,吃了几片感冒药,晚饭也没吃就睡下了。大约凌晨一点多的时候,晓琛听到父亲房间里“嘭”的一声,赶紧跑进去。此时,父亲已经走了。

思忠17岁高中毕业务农,高考制度恢复后连续三年高考,终于在25岁那年以高出录取线2分的优势被一所师专中文系录取。毕业留校干行政,转教师,当院系主任,却始终未能放下心中那块最为神圣的土地。兄弟姊妹种地,夫人学农,退休后又拉着儿子赁地种地。

三天后,晓琛开着车拉着父母亲的骨灰回到老家潍坊。热爱土地、来自土地的思忠,从此归于土地,化为土地。

一年真快,思忠一去不返,仅以此文,寄去思念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【以文为戈】

“房事”焦虑症

□刘武

先声明一下,此“房事”非彼房事,此“房事”说的是房子的事。

我开始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房子都是国家分配,熬到一定年龄就有分房资格。我留在大学教书,学校分配给我的就是集体宿舍,跟上大学时住的集体宿舍一样,只不过是从一屋住8人减少到住3人或4人,最好的时候是两个人。

反正是单身,大家住在一起也很热闹,一块吃饭、聊天、打牌、喝酒,一天到晚非常欢乐,哪有什么焦虑症啊?这么一住就是8年,人也一直单着,唯一觉得不便的就是那些谈了恋爱结了婚的同事,他们两口子想亲热的时候,就得请我们这些单身的给他们让让地方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大学,去了新单位,直接就住进一套两室一厅5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,可让原来的同事羡慕死了。新单位房改很早,所以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自己住的房子买了下来,拿到了平生第一个房产。那是1994年。

在朋友中,我买房算比较早,当时买房主要是为了居住,根本没考虑过升值这回事。后来为了改善居住环境,我又买过几次房子,也卖过几次房子。即使如此,我也没有早早开窍,直到2006年前后才恍然大悟,懂得买房增值这个道理。那时,就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多买两套,没敢多贷一点款,甚至也后悔原有的房子卖早了、价格卖低了。

转眼10年过去,房价又爬上了一波高峰。从去年底到今年初,眼看北上广深的房价火箭般攀升,买房卖房中出现的各种纠纷、故事,段子也层出不穷,各种人为了买房或卖房离婚、打架、跳楼、打官司,闹得沸沸扬扬,不可开交。很多“房事”拉低了国人的智商和道德水准。

回想2000年前后的北京,那时,北京不仅没有限购,郊县买房还可以落户,居然还有零首付,还有的楼盘买房送车,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。当时房价多在三四千元,每平方米五千就算很高了,就这样楼盘销售也很慢,有时几个月、半年都卖不完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我估计那年头的房子会被人抢购一空,每人都都会抢购好几套。可那时候买了房,总有人问:“房价会跌吗?买房干什么?租房多合算啊!”

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,机会摆在每个人面前,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抓住。越往后,我们就看到人们钱总是攒不够,先是不够全款买,后来是首付都不够,再加上限贷限购,很多人与房子渐行渐远,房子也越买越远,从二环三环,买到四环五环,从海淀朝阳,买到通州燕郊,从北三县买到固安、唐山。与此同时,人们对“房事”的焦虑也像池塘里的波浪一样,一波一波荡漾开,延展到周边。北京新机场开建,北京市政府东迁,京台高速开通,地铁平谷线开工,张家口冬奥会筹办等等,任何一点修路、修路、修地铁、修机场这样的消息,都会刺激人们去买房,刺激相关地段的房价飙升。

有人说,以前是田地分阶级,后来是知识分阶级,再后来是权力分阶级,现在则是房子分阶级。房多者,就是千万、亿万身家;房少贷款者,就是平民或“负”翁;无房者,绝对是Loser,注定后代上不起好学校,也娶不上媳妇。这样想来,叫人如何不焦虑?

杨紫琼曾唱过一首《爱似流星》的歌曲,歌中唱道:“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,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,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,就算是我想我也不在乎。”买房这事就是这样,只不过那些没买到房的苦只能默默吞下,想不在乎也来不及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、作家)

【性情文本】

硬着头皮说说花儿

□火锅

千奇百怪姿势拍照的人。腊梅是嫩黄色的,在严寒干燥的天气里看到这样娇弱的颜色总有点不适应。到了三四月份,千佛山百花齐放的时候,腊梅的花早就不见了,绿油油的叶子已经长得很大,仍旧是很好看的树。但是来看的人一个都没有了,他们都去拍那些盛开的百花了。

往年这个时候,朋友酸菜就会带着我们到处找梨花和油菜花看了。济南郊区哪里有好看的梨树林子,哪里有好看的油菜花开得密,他总是特别知道。有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上没有算好,或者是因为特别干旱的缘故,跋山涉水地去找梨花,只找到了稀稀落落的几棵;再跋山涉

水地去找油菜花,又只找到了稀稀落落的一小片。酸菜站在车旁不说话,故作镇定地吸着烟,我们几个妇女欢天喜地地站在稀稀落落的油菜花里照相,商量怎么照才能把花照得繁密些,放在朋友圈里能多骗几个朋友。

北方百花齐放的时间特别短暂。千佛山有个园子,有各种漂亮的花树。花期的时候我总要去一看,如果忙碌一周顾不上,再去就谢得差不多了。有特别娟秀的小花树,除了细细的树干,其他地方全部都是层层叠叠的花,繁盛到不像真的,像是用纸剪出来,挂在上面的。但是什么样的剪刀也剪不出那样好看的花瓣,那样灵秀的花蕊,也没有那样说不出的各种好看的颜色。浑身披挂着花朵的小树,看着特别累,也特别狂热,所有的花瓣都在发着抖,用整个生命在开放,一点也不不知道要省着用力气。再过一年重来,还会是这样。

百花谢了之后,在黄石崖的北坡上,有一大片雏菊,白色的开败了,黄色的又会开起来。天真明亮的黄色,像被提纯过的浓稠的太阳光。

四五月份,牡丹也要开了。我小时候不喜欢牡丹,因为到处都是牡丹图案。不知道为什么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特别喜欢牡丹。讲究的人家客厅里要挂一幅牡丹花的国画,半截的确良布门帘的角上长着一朵牡丹花,枕巾上绣着牡丹花,被套上铺着牡丹花,连搪瓷盆子的底儿都是牡丹花,一边扑哧扑哧地洗脸,

一边看一朵红色的大花朵在水中荡荡漾漾。后来去菏泽看牡丹,抛开偏见,发现这确实是一种特别美的花,“雍容大方富贵”,这些漂亮的词用来形容牡丹一点问题没有。但是整棵的牡丹就说不上多么出色,而且也太娇贵。还是初夏的山里长得漫山遍野杂乱无章蓬勃勃的野蔷薇更好看。

北方人到了海南,可能会对这里温和的天气有点不适应。北方人习惯了不是走在温度的上坡路上,就是走在温度的下坡路上,或者要命地稳定在最高的温度和最低的溫度上。来到海南这么久,既没有变得更冷,也没有变得更热,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恒温箱。海南不像四季更迭的北方那样给人强烈的时间流逝感。

我是在近几年才忽然全心全意地感受到了四季:这又是一个春天;这又是一个秋天。每个季节的手感、味觉、嗅觉都不同。季节之间的交替变得清晰明亮,短暂悠长。每一个季节到来的时候都心怀欢喜,离去的时候又低回留恋。时间在不断的流逝中,而事物是在流逝中才显示出意义。

有一个电影里,男人说,一切都会改变,承诺也阻止不了。你不能要一棵树承诺,春天结束时花不会凋谢。

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。但是明年的春天还会来到,永远不一样也永远一样的春天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电影学硕士生导师)